

升菴詩話補遺

一



升學與就業

一

升菴詩話
補遺

一

楊慎撰

中華書局

升菴詩話

補遺

二

楊慎撰

中華書局

叢書集成初編

升菴詩話 補遺 二冊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

統一書號：一七〇一八·一五一

昔人於書。非徒誦說之而已。將必以心之所欲言。口之所能達者。筆之於冊。流連覽觀。以示弗諼。久之而所得裒然焉。取精用宏。直此之故。明自正嘉以來。言詩者一本嚴羽。楊士宏高棅之說。以唐爲宗。以初盛爲正。始正音。中晚爲步武遺響。斤斤權格調之高低。必一於唐而後快。甚或取詩之先後乎唐者。皆度閤勿觀。嗚乎。亦思唐人果讀何書。使何事而遂以成一代之作者已乎。升菴先生作詩。不名一體。言詩不專一代。兼收並蓄。待用無遺。而說者或以繁縟靡麗少之。韓退之不云乎。惟古於文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剽賊。試觀先生之詩。有不自己出者乎。先生之論詩。有不自己出者乎。知其自己出而猶以是譏之。是猶責衣之文繡者曰。爾何不爲絅褐之不完也。責食之膏粱者曰。爾何不爲藜藿之不充也。其亦惑之甚矣。按何宇度益部談資。載先生詩話四卷。補遺二卷。予得焦竑足本十卷。蓋皆先生心之所欲言。而口之所能言也。讀者謂先生言人之詩也可。卽謂先生自言其詩也亦可。童山李調元序。

KW 7/25/16

升菴詩話卷一

成都 楊慎 撰 綿州 李調元 校定

古詩二言至十一言

黃帝彈歌斷竹、尿木、飛土、逐肉。二言之始也。詩頌、振振鷺、鷺于飛、鼓咽咽、醉言歸。三言之始也。鬱陶乎予心、顏厚有忤倪。五言之始也。詩雅。我不敢效、我有自逸。八言之始也。杜詩。男兒生不成、名身已老。九言也。李太白黃帝鑄鼎於荆山、鍊丹砂、丹砂成騎龍、飛上太清家。十言也。東坡詩。山中故人應有招我歸來篇。十一言也。我不敢效我友自逸。亦可作兩句。若長吉酒不到劉伶墳上土。八言一句渾全。

四言詩

劉彥和云。四言正體雅潤爲本。五言流調清麗居宗。鍾嶸云。四言文約義廣。取效風雅。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習焉。劉潛夫云。四言尤難。三百篇在前故也。葉水心云。五言而上。世往往極其才之所至。而四言詩雖文辭巨伯。輒不能工。合數公之說論之。所謂易者。易成也。所謂難者。難工也。方元善取章孟諷諫云。誰謂華高。企其齊者。誰謂德難。厲其庶而。以爲使經聖筆。亦不能刪過矣。此不過步驟河廣一章耳。予獨愛公孫乘月賦。月出皎兮。君子之光。君有禮樂。我有衣裳。張平子西京賦。豈伊不虔。思放天衢。豈伊不懷。歸于粉榆。天命不忒。疇敢以渝。隸釋載漢碑唐扶頌。如山如岳。嵩如不傾。如江如河。澹如不盈。

其句法意味真可繼三百篇矣。或曰：唐山夫人房中樂歌何如？曰：是真可以繼關雎，不當以章句摘也。曰：然則曹孟德月明星稀，嵇叔夜目送歸鴻何如？曰：此直後世四言耳。工則工矣，比之三百篇，尙隔尊丈也。

雉噫

楊子言孔子之去魯曰：不聽故諫而不用，雉噫者注：雉噫猶歌嘆之聲。梁鴻五噫之類也。按家語：孔子去魯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優哉游哉，聊以卒歲。此卽雉噫之歌也。唐文昉鳳衰於接輿歌，雉噫於桓子。

白渠歌

田子何所池陽谷口，鄭國在前，白渠在後，舉鍤成雲，決渠爲雨，水流竈下，魚躍入釜，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衣食京師，百萬餘口。漢紀所載，比漢書多水流魚跳二句。

探情以華

文選王仲宣詩：探情以華，覩微知著。本於史記律書情核其華，道著明矣之語。華者，貌也。然史記之語，觀仲宣之詩而益明。仲宣之詩得李善之解而始白，觀書所以貴乎博證也。

鴻篆

謝莊詩：義標鴻篆，宋詔嘉篆，缺文皆謂書也。王融詩：金騰開碧篆，又云：彩標紫毫，華垂丹篆，文人用往篆，皆同。南史：青箱起籀，素篆從言，言焚書也。

七經詩集句之始

晉傅咸作七經詩其毛詩一篇略曰。聿修厥德。令終有俟。勉爾遁思。我言維服。盜言孔甘。其何能淑。讒人罔極。有覲面目。此乃集句詩之始。或謂集句起於王安石。非也。

四言詩自然句

江淹別賦。春草碧色。春水綠波。送君南浦。傷如之何。取諸目前。不雕琢而自工。可謂天然之句。他如梁元帝秋水文波。秋雲似羅。唐羅昭諫蟋蟀賦。美人在何。夜影流波。與子佇立。徘徊思多。抑其次也。近世知學六朝初唐。而以餽飮生澁爲工。漸流于不通。有改鶯啼曰鶯呼。猿嘯曰猿唳。爲士林傳笑。安知此趣耶。

上已詩

王融上已詩。粵上斯已。惟暮之春。二句古雅。○詩評。四言詩三百篇之後。曹植。王融。

雪讀書執扇

羊孚作雪讀曰。資清以化。乘氣以靡。遇象能鮮。卽潔成輝。桓允遂以書扇。余嘗有夏日詩云。執扇書羊孚雪。玉笛吹李白梅。

孫思邈詩

孫思邈四言詩曰。取金之精。合石之液。列爲夫婦。結爲魂魄。一體混沌。兩精感激。河車覆載。鼎候無忒。洪爐烈火。烘燄翕赫。煙未及點。燄不假碧。如畜扶桑。若藏霹靂。姪女氣索。嬰兒聲寂。透出兩儀。麗於四極。壁

立幾多馬馳一驛。宛其死矣。適然從革。惡黜善遷。情同性易。紫色內達。赤芒外射。熠若火生。乍疑血滴。號日中還。退藏於密。霧散五內。川流百脈。骨變金植。顏駐玉澤。陽德乃敷。陰功乃積。南宮度名。北斗落籍。此詩詞高古。類魏伯陽。而世傳者少。錄於此云。

袁崧山川記

高山嵯峨。巖石磊落。傾側縈迴。下臨峭壑。行者攀緣。牽援帶索。

南裔志

蚺惟大蛇。既洪且長。采色駁映。其文錦章。食象吞鹿。腴成養瘡。賓饗嘉食。是豆是觴。

六言詩始

任昉云。六言詩始於谷永。慎按。文選注引董仲舒琴歌二句。亦六言。不始於谷永明矣。樂府滿歌行尾一解。命如鑿石見火。居世竟能幾時。亦六言也。

荔枝六言

曾吉甫荔枝六言二首。其一云。蕉子定成噲伍。梅丸應愧盧前。金谷危樓魂斷。白州舊井名傳。其二云。紅皺解羅襦處。清香開玉肌時。繡嶺堪憐妃子。亭蘿不數西施。

無名氏六言詩或云李季章作

蔣疑賦止四韻。邠老詩無全章。丫頭花鈿滿面。不及徐妃半粧。

弦超贈神女詩

今日何日辰良。今夕何夕夜長。琅疏瓊牖洞房。中有美女齊姜。參差匏管笙簧。歌聲含宮反商。蕭瑟窈窕芬芳。明燈朗炬煌煌。卸巾解珮褰裳。願言與子偕臧。此詩甚佳而罕傳。余嘗選古今六言詩。刻已成。偶遇此詩。謾記於此。

三句詩

古有三句之詩。意足詞贍。盤屈於二十一字之中。最爲難工。徧檢前賢詩。不過四五首而已。岑之敬常璫曲云。明月二八照花新。常璫十五晚留賓。四眸百萬橫自陳。最爲絕倡。唐傳奇無名氏春詞云。楊柳裊裊隨風急。西樓美人春夢中。繡簾斜捲千條入。一作楊妃舞曲後跋云。三句之詩妙絕古今。幽怪錄所載同。宋謝臯羽寄鄧牧心云。杜鵑花開桑葉齊。戴勝芋生藥草肥。九鎖山人歸未歸。洪武中。詹天厪寄山中友人云。桂樹蒼蒼月如霧。山中故人讀書處。白露濕衣不可去。一本有雖佳。比之唐人則遜矣。又古步虛詞云。三十六天高太清。元君夫人蹋雲語。吟風颯颯吹玉笙。近日雲南提學彭綱詠刺桐花云。樹頭樹底花楚楚。風吹綠葉翠翩翩。露出幾枝紅鸚鵡。亦風韻可愛也。刺桐花。雲南名爲鸚哥花。花形酷似之。彭公此詩本四句。命吏寫刻于匾。遺其一句。復誦之。自覺意足。乃不更改。余聞之。晉寧侍御唐池南云。

管沈疏前溪歌

前溪滄浪映。通波澄淥清。聲弦傳不絕。寄汝千載名。永使天地并。

黃葛結蒙龍。生在路溪邊。花落隨水去。何當順流還。還亦不復鮮。五言五句之詩。古今惟此而已。

樂曲名解

古今樂錄云。僧歌以一句爲一解。中國以一章爲一解。王僧虔啓曰。古曰章。今曰解。解有多少。當是先詩而後聲。詩敘事。聲成文。必使志盡於詩。音盡於曲。是以作詩有豐約。制解有多少。又諸曲調皆有辭有聲。而大曲又有艷有趨有亂。辭者。其歌詩也。聲者。若羊吾夷伊那何之類也。艷在曲之前。趨與亂在曲之後。亦猶吳聲西曲。前有和。後有送也。慎按。艷在曲之前。與吳聲之和。若今之引子。趨與亂在曲之後。與吳聲之送。若今之尾聲。羊吾夷伊那何。皆辭之餘音。嫋嫋有聲無字。雖借字作譜而無義。若今之哩囉哩唵。也。知此。可以讀古樂府矣。

齊歌曰。歐。吳歌曰。歛。楚歌曰。些。巴歌曰。耀。

謠作管

爾雅曰。徒歌曰謠。說文謠作管。注云。管。从肉言。今按。徒歌不謂者。用絲竹相和也。肉言歌者。人聲也。出自胸臆。故曰肉言。童子歌曰童管。以其言出自其胸臆。不由人教也。晉孟嘉云。絲不如竹。竹不如肉。唐人謂徒歌曰肉聲。卽說文肉言之義也。

掘柘詞調音抑

樂苑云。羽調有柘枝曲。商調有掘柘枝。此舞因曲爲名。用二女童。帽施金鈴。并轉有聲。其來也。於二蓮花。

中藏之花折而後見。對舞相呈。實舞中雅妙者也。段成式寄溫庭筠雲藍紙詩曰。三十六鱗充使時。數番猶得寄相思。待將袍襖重抄了。寫盡襄陽掘柘詞。掘柘詞。溫集中亦有。

白苧舞

韻語陽秋曰。宋書樂志有白苧舞。樂府解題譽白苧曰。質如輕雲。色如銀。製以爲袍。徐作巾。袍以光軀。巾拂塵。王建云。新縫白苧舞衣。膩來遲要得吳王迎。元稹云。西施自舞王自管。白苧翩翻鶴翎散。則白苧舞衣也。王建云。新換霓裳月色裙。豈霓裳羽衣舞亦用白邪。柘枝舞起於南蠻諸國。而盛於李唐。傳於今者。尙其遺制也。章孝標云。柘枝初出鼓聲招。花鈿羅裙聳細腰。言當招之以鼓。張承云。白雪慢回拋舊曲。黃鸝嬌囀唱新詞。言當雜之以歌。今制亦爾。而鄭在德詩云。三敲畫鼓聲催急。一朵紅蓮出水遲。則所用者一人而已。法振詩云。畫鼓催來錦臂懷。小娥雙起整霓裳。則所用又二人。按樂苑用一女童。帽施金鈴。并轉有聲。其來也。於蓮花中藏。花折而後見。則當以一人爲正。今或用五人。與古小異矣。

慢字爲樂曲名

陳后山詩。吳吟未至慢。楚語不假些。任淵注云。慢謂南朝慢體。如徐庾之作。余謂此解是也。但未原其始。樂記云。宮商角徵羽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又曰。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于慢矣。宋詞有聲聲慢。石州慢。惜餘春慢。木蘭花慢。拜星月慢。滿湘逢故人慢。皆雜比成調。古謂之嘖曲。嘖與蹟同。雜亂也。琴曲有名散。元曲有名犯。又曲終入破。義亦如此。

哀曼

晉鉦滔母孫氏箴篋賦曰樂操則寒條反榮哀曼則晨華朝滅曼與慢通亦曲名

吳趨趨非平聲

莊子有不任其聲而趨舉其詩焉崔注云不任其聲慙也趨舉其詩無音曲也劉會孟曰趨者情慙而詞迫也與吳趨之趨當音七注切

妖浮

羊孚曰吳聲妖而浮

甘泉歌

秦始皇作驪山陵周迴跨陰盤縣界水背陵障使東西流運大石於渭北諸民怨之作甘泉之歌云運石甘泉口渭水不敢流千人唱萬人謳金陵餘石大如塤此歌見三秦記余編風雅逸編秦以前古歌謠搜括無遺而乃復遺此刻梓已行不容竄入遂筆於此信乎纂錄之難周也

卿雲歌

太平御覽引卿雲歌卿雲爛兮糺漫漫兮糺今諸書所引誤作札

天馬歌

天馬歌天馬徠歷無草草卽阜字从艸从早艸字可染皂也後借爲皂隸之皂歷解爲槽櫪之歷言其性

安馴，不煩控制也。師古解爲水草之草，失之。

連臂闢地

戚夫人侍兒賈佩蘭歌上靈之曲，連臂闢地以爲節，闢以足踏地而歌也。丑犯切。揚雄蜀都賦，闢凄秋，發陽春。

鐃歌曲

漢鐃歌曲多不可句。沈約云：樂人以音聲相傳，詞詁不可復解。凡古樂錄皆大字，是辭；細字是聲。聲辭合寫，故致然爾。此說卓矣。近日有好奇者效之，殆可發笑。

朱鷺

古樂府有朱鷺曲。解云：因飾鼓以鷺而名曲焉。又云：朱鷺咒鼓，飛於雲末。徐陵詩有梟鐘鷺鼓之句。宋之間詩：稍看朱鷺轉，尙識紫駟驕。皆用此事。蓋鷺色本白，漢初有朱鷺之瑞，故以鷺形飾鼓。又以朱鷺名鼓，吹曲也。梁元帝放生池碑云：元龜夜夢，終見取於宋王。朱鷺晨飛，尙張羅於漢后。與朱鷺飛雲末事相叶，可以互證補樂府解題之缺。

魚魚雅雅

古樂府朱鷺曲，朱鷺魚以鳥。鷺何食？食茄下。鳥古與雅同叶。音作雅。蓋古字鳥也。雅也。本一字也。雅與下相叶，始得爲音。魚以雅者，言朱鷺之威儀魚魚雅雅也。韓文元和聖德詩：魚魚雅雅之語，本此。茄，古荷字。

井公六博

古樂府井公能六博。玉女善投壺。蓋因井星形如博局而附會之。亦詩人北斗挹酒漿之意也。曹子建詩。仙人攬六着。對博泰山隅。齊陸瑜詩。九仙會歡賞。六博具娛神。戲谷聞餘地。銘山憶舊秦。周王子深詩。誰能攬六着。還須訪井公。庾子山詩。藏書凡幾代。看博已千年。陳張正見詩。已見玉女笑投壺。復覩仙童欣六博。

李陵詩

修文殿御覽載李陵詩云。紅塵蔽天地。白日何冥冥。微陰盛殺氣。淒風從此興。招搖西北指。天漢東南傾。嗟爾窮廬子。獨行如履冰。短褐中無緒。帶斷續以繩。寫水置瓶中。焉辯淄與澠。巢父不洗耳。後世有何稱。此詩古文苑只二句。見于修文殿御覽。鍾嶸所謂驚心動魄。一字千金。信不誣也。當補入之。以傳好古者。

蘇李五言詩

蘇文忠公云。蘇武李陵之詩。乃六朝人擬作。宋人遂謂在長安而言。江漢盈卮酒之句。又犯惠帝諱。疑非本作。予考之。殆不然。班固藝文志有蘇武集。李陵集之目。摯虞晉初人也。其文章流別志云。李陵衆作總雜不類。殆是假托。非盡陵志。至其善篇有足悲者。以此考之。其來古矣。即使假托。亦是東漢及魏人張衡曹植之流。始能之耳。杜子美云。李陵蘇武是吾師。子美豈無見哉。東坡跋黃子思詩云。蘇李之天成。尊之亦至矣。其曰六朝擬作者。一時鄙薄蕭統之偏辭耳。

古詩

客從北方來，言欲到交趾。遠行無他貨，惟有鳳皇子。百金我不欲，千金難爲市。久在籠中居，羽儀紛不理。放之飛翱翔，何時到故里。○此漢無名氏詩也，以爲王羲之非也。

又

古詩文綵雙鴛鴦，裁爲合歡被。著以長相思，緣以結不解。著，昌慮切。鄭元儀禮注，著，充之以絮也。緣以絹切。鄭元禮記注，緣，飾邊也。長相思，謂以絲縷絡綿交互網之，使不斷。長相思之義也。結不解，按說文，結而可解曰紐，結不解曰締。締，謂以針縷交鎖連結，混合其縫，如古人結綢繆同心製，取結不解之義也。旣取其義，以著愛而結好，又美其名曰相思，曰不解云。合歡被，宋趙德麟侯鯖錄有解，會而觀之，可見古人詠物托意之工矣。

古詩十九首拾遺

閨中有一婦，揭衣寄遠人。深夜不安寢，杵聲聞四隣。夫壻從軍久，別離無冬春。欲寄向何處，邊塞多風塵。蘭茝徒芬香，無由近君身。此古詩十九首之遺也。鍾嶸云：古詩凡四十餘首，陸機所擬十餘首，至梁昭明選十九首，其餘有見於樂府及玉臺新詠者，若上山採蘼蕪，橘柚垂華實，紅塵蔽天地，十五從軍征，四坐且莫誼，悲與親友別，穆穆清風至，蘭若生春陽，步出城東門，白楊初生時，凡十首，皆首尾全，近又閱類要及北堂書鈔，修文殿御覽，會合叢殘，得此首，其碎句無首尾者，載之於詩話補遺。